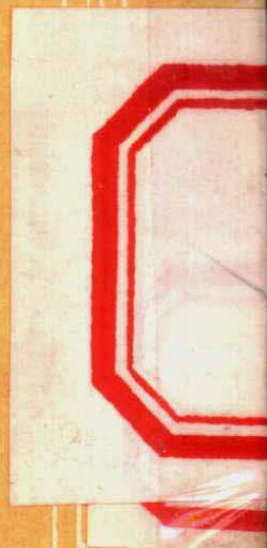


論漢字的簡化

于在春著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論漢字的簡化

于在春著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論漢字的簡化

著 者 于 在 春
印 刷 協 興 印 刷 廠
出 版 北 新 書 局

上海復興中路541號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版 定價三千三百元

總發行 通聯書店

上海九江路295號

印數 6001——11000 冊

前言

這本小冊子脫稿之後，我讀到吳老玉章「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上的講話」。吳老給大家傳達了毛澤東主席對於文字改革問題的指示，說：

「他主張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引見「中國語文」創刊號）

大家都不會忘記毛主席在偉大的「新民主主義論」裏早就提出了的英明的原則：「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經過吳老的傳達，我們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更具體的指示。

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建設工作各方面都已經先後有了史無前例的輝煌的勝利，在文字改革方面，不需多久，一定也將有同樣的勝利。

先談必要性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文化教育科的「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裏說，學員們把對字音、字義、字形全面綜合複習并進一步提高的過程叫做「改造俘虜，爲人民服務」，這句話生動地說明了我們的戰士們和部隊幹部們是怎樣嚴肅地對待識字這工作的。作爲一個比喻來理解，這句話尤其意味豐富。

魯迅說：「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却一定爲特權者所收攬」（引見「門外文談」），這是事實。如今，那些特權者已經被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打垮了，給特權者收攬過的漢字，在戰役之後必然回到人民這邊馴順地成爲俘虜。可是，俘虜的馴順并不等于俘虜的不需要改造。舊中國的特權者，特別是封建主義的剝削寄生階級，把持文字的時期實在太長久了，因而給與了文字一定的壞影響。這點道理也是魯迅說得透闢：「因爲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牠就有了尊嚴性，并且有了神祕性。……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

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祕性的。……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門外文談」）他們把持的方法，就是給漢字加上『故意特製的難』，『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他們這樣做的主觀條件是，寄生階級的飽食終日、不從事勞動，正要借玩弄字形來發洩那無聊的興趣。我們的文字又正是「衍形」的，很講究筆劃，很講究部位，這就更給他們添湊了客觀上的條件。「康熙字典」一共收了四萬七千零二十一個字，粗略估計起來，各種異體（包括「本字」「古文」「籀文」「同字」「或體」「通假字」「省文」「俗字」「訛字」）當佔到全數的四分之一●，單憑文字本身衍形這一種因素，絕不會惡性膨脹到如此地步。就是這種壞影響跟其他緣因一道幫助他們遂行了把持獨佔，它使漢字遠遠地脫離了勞動人民，變成他們舞文弄墨迫害人民的工具。如今，沾染了壞影響的文字雖給勝利的人民俘虜過來了，假使不首先進行必要的改造，它怎麼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呢？

原來廣大勞動人民對文字的要求，只是成為一種生產活動和社會鬥爭中的便利的工具，明確而且簡單。所以在當前發展階段進行改造，首先就是按人民要求的標準，清除那些故意特製的難：簡化漢字。

儘管特權者曾經把持獨佔了漢字，人民却從來就不曾放棄過對他們的堅強抗爭。各種異體當中的「俗字」正是這種抗爭的一種可尋的跡象。「俗字」按人民大眾的需要把漢字改革得便于使用、便于學習一些，這樣雖也更增加了文字龐雜的嚴重程度，但在文字發展過程中，這確是健康的、有積極作用的進步運動。再說，那麼許許多多的異體，終於大部份受到時間的淘汰，這也正是這種抗爭的另一跡象。兩種跡象一齊顯示了抗爭的方向只有一個，那便是簡化：精簡了字形（這是「俗字」的主要特徵。其中包括三方面：筆劃的減少，聲符和意符的明確化，字音或字義類通各字字形的系統化。）；淘汰掉煩難而紛紜的異體。

總結起這歷史的經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過去進行的分明是兩條戰線上的抗爭。一條是從形體上避難求易、刪繁就簡；另一條是從數量上執簡馭繁。這兩條戰線是不可分割的一個運動的兩方面，偏廢了一方面就使運動成為跛腿的，不但收效不大，甚至將根本行不通。過去因為簡體字（這其實主要只是一筆劃的減少）這一方面的工作。）的討論和推行曾經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大家對「形體上簡化」這條戰線知道得較多，可是對於另一條「數量上簡化」的戰線，就留心的較少。我們不要以為「俗字」的孳生是和簡化的總方

向相反的，其實人民絕不要求「俗字」和「本字」及其異體并行共處，我們要用「俗字」來替代煩雜的本字和紛紜的異體，把一切異體統一合併在新興的俗字上。

雖然過去這兩條戰線上的抗爭都是有成果的，可是，給特權者把持獨佔了那麼長久的漢字沾染的壞影響實在太深了，還完全没有能够清除得乾淨。我們還得繼續加把勁。關於「簡筆字」選定工作，中央教育部和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早已進行調查研究；這裏打算主要討論數量上簡化問題。自然，對於形體上簡化問題也必須附帶論及。我認爲在當前階段還不能進行變動過大的漢字改革，而且認爲要就方塊字本身進行徹底的改革總是徒勞少功的●，所以只想就現有條件範圍裏提供一些可以立即實行的具體意見。

先讓我們檢視一下漢字形體上紛歧的實況吧。下面是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這段期間裏从北京人民日報、上海解放日報、大公報、文匯報四家報紙上摘出的一些字例，主要是各報正文用的鉛字，非正文用字則分別附加說明。各報近年來都注意了字形的改進，例如「麻痺」的「痺」本來「痺」「痺」并用，甚且用「痺」的多，現在已經校正過來，這裏舉的字例或許也有現在已經改進了而我没有注意到的。

「舉」人民；「舉」人民、解放、大公；「舉」大公、文匯；「舉」文匯大號字。（人民

日報「舉」「舉」并用；大公報「舉」「舉」并用；文匯報「舉」「舉」并用；就四種報紙來說，是四體并用。下文不逐條綜合來說，合看自然明白。）

「燄」人民、大公；「焰」人民；「燄」文匯；「燄」文匯；「焰」人民、解放。

「烟」人民、大公、文匯；「煙」人民、大公；「菸」人民、大公、文匯新換鉛字。

「幫」人民、解放、大公、文匯；「幫」人民；「幫」文匯新字。

「刼」文匯；「刼」解放；「刼」人民、大公、文匯新字。

「攜」文匯；「攜」大公；「携」人民、解放。

「胸」人民、大公、文匯新字；「胸」文匯；「胸」文匯。

「疊」大公；「疊」大公；「疊」人民。

「軟」人民、大公、文匯；「輓」人民、大公、文匯。

「壽」大公正楷；「壽」人民、解放、大公、文匯。

「踪」人民；「蹤」大公、文匯。

「款」人民大號、大公、文匯；「欸」人民。

「衛」人民、文匯；「衛」人民大號、大公。

「够」人民、大公；「夠」大公正楷、文匯。

「線」人民、文匯；「綫」人民、解放、大公、文匯。

「館」大公；「館」大公、文匯。

「胆」人民、大公、文匯；「膽」人民、大公。

「誤」人民；「悞」人民。

「衅」人民；「釁」人民。

「賬」文匯；「帳」文匯。

「鄰」人民、大公、文匯；「隣」人民、大公、文匯。

「場」人民、大公、文匯；「場」人民正楷、解放。

「寧」人民、解放、文匯；「寗」解放、大公。

「恥」人民、大公、文匯；「耻」人民。

「驗」人民、大公、文匯；「驗」解放。

「腦」人民、解放、大公、文匯新字；「腦」文匯。

「普」大公、文匯大號、文匯新字；「普」文匯。

「搏」人民、大公；「撐」大公。

「棄」人民、大公；「棄」文匯。

「確」人民、解放、大公；「確」文匯。

「決」解放、大公；「決」人民、文匯。

「減」人民、文匯；「減」人民、解放。

「盜」人民、解放、大公、文匯；「盜」文匯大號。

「湊」大公；「湊」文匯。

「涉」人民、解放；「涉」人民。

「灰」人民、大公；「灰」文匯。

「恆」文匯；「恆」人民。

「負」人民；「負」文匯。

「戲」人民；「戲」人民。

「纍」人民、解放、大公；「纍」大公。

「斂」大公；「斂」人民、大公。

「陝」人民、解放；「陝」解放、大公、文匯。

「蟲」人民、大公、文匯；「虫」人民、大公、文匯。

「閒」人民；「閑」人民。

這些自然還只是個人乘便留意到的，和全面的掌握相差遠得很。再說，也還只是尋常鉛字裏有的異體（包括錯字）或別字，倘把一些臨時旋刻的錯字，例如「樺」（人民）「準」「漱」（解放）、「齎」「棘」（大公）、「涉」「詠」（文匯）之類加進去，那就更加紛繁了。

這種情況，在从前原不成問題（不是不生問題，是不把問題當問題），因為那時我們對待文字就是用的不負責不關心的態度，誰去注意這一點一劃的細節！現在，我們重視了祖國的文字，要學習得正確，也要使用得正確。衍形文字的一點一劃的多少、種類不同或部位不同就可以區別出不同的兩個字，而另一方面，一個字竟會有好多種寫法，有些甚至相差得很遠。所以如果粗枝大葉對待文字倒也罷了，現在却要求書刊上不錯一個字，這麼一注意就立刻發生了問題：這兩個到底是一個字還是不同的兩個字呢？何況有時紛歧的異體還會多到四五種以上，更叫人眼花撩亂、不知怎麼辦好。這樣的困難，每一個用負責態

度學習和使用漢字的人，特別是語文教師、書刊的排字、校對、編輯人員，都一定體會得到的。

這種困難不克服，對學習者來說，一定給他們增加困惑，因而打擊了渴望學好文字的信心。我們可以設想，當一個熱情的幹部初步地說服了一個顛預倔強的俘虜的當兒，就是這個俘虜又化裝了出現，依舊是那副顛預倔強模樣，等他滿頭大汗地重新進行說服，這才發現原來還是原先那一個，我們熱情的幹部自然是有耐心的，可是他感想如何呢？從『改造俘虜，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我們該體會到他們學習文字時頑強精進的心情，那末，還能够不幫他們減少一些困難嗎？再說，現在的語文教學即使在學校也完全不是十載寒窗式的了，工農速成中學就要求縮短學習歷程，一般工農兵的文化學習更是在不脫離生產和鍛鍊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如果還聽憑文字沾染了壞影響來妨害學習、減低效果，難道是可以容許的嗎？

對使用者來說，這種困難不克服，工作上就添出許許更多的麻煩，錯別字就不但無法減少、并將不可避免地增加、像上文提到的臨時旋刻的情況，并非由于忽視字形，實在由于十分重視字形，其他姑不論，「涉」字「準」字「棘」字，各報的鉛字字盤裏總不會沒

有。這固然也是工作人員具備文字知識與否的問題，可是如果我們在從數量上簡化漢字這一工作方面有了成就，工作人員對於鉛字字盤就有可能全面了解，進而全面掌握，首先不致發生盲目旋刻的自擾行動了。至于因而減縮了揀字時的活動範圍，那末對於排字的先進工作者們的生產速率和效率都會有一定的提高。

還有一層。過去漢字給剝削寄生階級把持獨佔住，是完全脫離生產的，有很多為生產服務的字彙被士大夫們拋擲在字典的角落裏，例如「保牆」的「牆」、「木旁」的「旁」、「水泵」的「泵」、「蕪草」的「蕪」……現在都又重新起用了。還有一些工業字彙，例如「皮鞭花」的「鞭」、「鉚釘」的「鉚」，以及化學元素名稱等等，或者起用舊字，或者創造新字，這類的數目更多。當不久的將來識字運動全面展開并且全面收效之後，廣大工農羣眾的文化水平空前提高，他們的文化生活空前豐富起來，文字就必須而且一定更大規模地為生產服務，更密切地與生產結合，這些新舊漢字，不但將日見重用，而且將日見增加。我們的字彙既將在健康發展之下大有擴充，如果不把那異體汎濫的缺點矯正過來，我們在文字學習上不可避免地將化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而一部分却完全陷于浪費。在文字使用上也將有同樣的浪費；從印刷工業方面說，就是工人的精力浪費、時間浪費，鉛字

字架的地位浪費，鉛料浪費，生產速率受損失，生產品的量和質受損失。爲了增產節約的長遠打祿，我們也必須採取措施來從數量上簡化漢字。

也許有人認爲這兩條戰線并不同樣重要，十筆簡化成五筆確實便利了一倍，數量上的簡化却關係不大，因爲紛紜的異體好像并没給自己添過什麼麻煩。倘使這理由是事實，那末，請先考慮你對待文字的認真的程度，然後計祿你在學習文字上化過的工夫。今天，我們既然還沿用漢字作爲紀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改革的當前的主要課題就應該是：如何才能最經濟最有效地將把文字還給廣大勞動人民的工作做好，換句話說，如何才能使得漢字符合于廣大勞動人民的要求，讓羣衆，首先是忙于生產建設、國防建設的工人、農民和武裝起來了的工農比較容易接受而且接受得比較愉快。在這一點上，一個知識分子不能強用自己由錯覺產生的偏見來抹殺事實，他必須有羣衆觀點。勞動人民要求的文字是「一是一、二是二」的，是明確而且簡單的。勞動人民要求于文字的是學起來方便、不麻煩，用起來乾淨利落、錯誤的可能性小。漢字形體上不必要的紛歧，直接違反了這種正確而廣汎的要求，因而對於識字這一普及運動也就直接有妨礙。

去年秋天，上海「文化學習」社提出了一種「常用字表」，目的是挑選出來給作者寫

稿時參考，要他們注意到工農兵讀者的識字不多，努力照顧這一點。最近中央教育部公布了「常用字表」，目的也在增加文化學習的效率，減少閱讀上的困難。這種工作確是掃除文盲運動中必要的措施，符合廣大羣衆的要求，一定能發生有益的作用。可是，因爲目前報紙書刊上由于鉛字字盤裏還存留著大批紛歧的異體也存留了大批紛歧的異體，這種作用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表中只有一個「舉」字，而書報上却有四種紛歧的異體，只有一個「幫」字、一個「寧」字，而書報上却各有三個，表中只有一個「牀」字、一個「場」字、一個「恥」字，而書報上却各有兩個，如此之類，不在少數。我們如果不把紛歧的異體調整統一在一種標準形體上，那末，類似選定常用字的一些有益的工作，都將是難以收得豫期的效果的。

再看可能性

從數量上簡化漢字，就是把漢字形體上不必要的紛歧調整統一在一種經適當選定的標準形體上。這是對漢字可以做而且當前就必須做的改革工作的一種。經適當選定的標準形

體，一定能够幫助我們識一个字就得一个字的力，再不走那識了幾个字還只認識得一个字的彎路。因為字形上沒有了不必要的紛歧，在學習和使用方面也就不致再鬧出許多要不得的糾紛，像誤認、寫錯、寫別、教學工作中的遭受煩難、以及排字校對工作中的亂摸、盲目旋刻等等。

這種對漢字的改革工作首先要做的，自然是把標準形體從紛紜的異體當中適當地挑選出來。等到挑選出來了，就好由中央領導方面正式公布，號召全國一體採用，同時，推動鑄字、新聞、出版、印刷各工業部門照標準形體把鉛字字盤加以變動不大的調整。鉛字字盤是一切書籍報刊文件的星宿海，只要從字盤裏把那些不必要的紛歧和要不得的錯誤統一起來、糾正過來，新出版的書報文件上就不會再有那些要不得的糾紛了。由於新出版物的數量龐大、作用宏大，這一漢字簡化的工作，一定不需要多久就得以貫徹，收到很大的效果。從鉛字入手來簡化漢字，的確是事半功倍的好辦法。

中文鉛字字盤，印刷業各家實際應用的雖各有不同，普通總是分為繁用二十四盤和罕用六十四盤，全副共計八十八盤。鄭州新華書店印刷廠把二十四盤改成十八盤，上海華豐鑄字所的新式字盤把八十八盤改成五十五盤，如果精簡得宜，是大有益處的。其實有些廠

家盤數雖即仍舊，盤的內容還是有出入的，字數也就相差很大。例如普通的二十四盤只有七百〇四个字，上海大公報的二十四盤，補充新字在外就有一千三百十六个字。這裏，爲了簡化漢字和調整鉛字字盤是分不開的，也爲了便于給有關部門作參考用，根據了普通字盤（它收字較多，影響也較大。）的次敘來提出意見；普通字盤以外的常用字和偶用字，需要列入的也都列入。這樣把一般出現在書刊報紙上的紛歧的異體逐組聯系起來，使漢字字形上的混亂龐雜狀態能够一目了然，給進行改革準備好材料。同時，扼要地作一番調整合併的建議性的說明，希望使那種混亂龐雜狀態能够得到澄清，用事實來顯示漢字簡化的可能性，引起大家自覺地用字趨向簡化。

這些建議是不是合理化的，自然還等人民大眾的正確審定，但一定是初步的意見，是不够全面的。別的且不說，漢字數量上的簡化工作，和筆劃上的簡化工作●原是分不開的，這裏，爲了集中討論數量上的簡化的可能性，對於已在中央有關部門領導研究中的簡體字問題却就只好從略。其實，要適當地挑選，還是必須包括「筆劃簡化」這一個條件的，只是這裏姑且根據習慣來考慮把八十八盤裏筆劃較簡的暫行推薦爲標準形體，如果能作變動較大的改革，只要有了更適當的簡體，按字一抽換就行了。

第一盤（各條領頭的字當做標準形體，破折號下面的字都是可以統一合併到那一條領頭的字裏面去的；說明部份加括弧。以下各盤都同樣。）

上——輪（個別字盤。說把鞋底縫上鞋面，「上」字儘好表達出了，「上」本有替代和「上」連用、如「裝上」「送上」之類動詞的用途，如「上貨」「上燈泡」「上條陳」。）

乃——迺（七八盤）

乎——庫（七〇盤）

第二盤

況——況（五〇盤，原當作「況」，今从俗从簡。「況且」字「情況」字，通用一體。）

第三盤

住——駐（八五盤，「駐扎」「駐蘇大使」字都不妨改寫「住」。）

來——勑（二九盤，或又以爲「敕」字。）
徠（三九盤。自動的「到來」和使動的「招徠」，讀音和語法上都有分別，形體無需兩樣。）

倘——徇（三九盤，「徇徇」也作「倘佯」，罕用。「倘」可讀成「倘」「徇」兩音。）

假——段（三〇盤，古字。）

第四盤

党（普通字盤裏沒有。）——黨（二四盤。從簡選用。從「黨」的字，如二七盤「儻」、七五盤「諶」，都要把聲符部份改成「党」，以歸一律。）

第五盤

千——韃（八四盤，「鞦韆」本寫作「秋千」。）

升——昇（四五盤，含義較狹。只要不妨害語言的精確性，含義較狹的字就可以用含義較廣的字來替代，「太陽升」，並不是非寫成「太陽昇」不可的。）、陞（八二盤）

第六盤

只——祇（六〇盤，「地神」一義，極罕用。）、紙（六〇盤，「禾始熟」一義，極罕用。）

合——閣（八一盤）、闔（八二盤，「闔闔」字，極罕用。）

同——仝（二五盤，「盧仝」「關仝」人名，極罕用。「同」原比「仝」多一筆，但「同」又是「桐」「洞」「筒」等字的音符，應用很廣，「仝」却別無用處。）、「衙（七二盤，「衙衙」字，一般本寫作「胡同」了。）

向——嚮（三三盤，「嚮往」字可用「向」。）、嚮（四六盤，「向來」就是「嚮時以來」。）
和——穌（八八盤）

第七盤

啟（個別字盤）——啓（本盤）、警（七四盤）

喜——熹（四一盤）

嘗——嚐（個別字盤。「嘗」本是「試試味道」的字，引申出來才是「嘗試」字，又借用做和「曾經」同義的文言虛字。就這三種用途來說，寫做一樣，絲毫不會發生誤會，沒有必要多加筆劃寫成兩個字。多加筆劃就得有必要，像「背」和「摳」，「肯」和「啃」、「措」，就都是不得不加偏旁的了。）

四——駟（八五盤，「駟馬」可作「四馬」，「五馬」并不另有「駟」字呀。）

第八盤

場——場（個別字盤，錯字。從「傷」的字，如三盤「傷」四九盤「殤」七三盤「觴」，都是屬於另一音讀系統的，不宜混亂。）

第九盤

寮——簪（七四盤）

專——崙（六五盤）

小——筱（六一盤）、篠（六二盤）

局——侷（个别字盤，「侷促」字，一般用「局」。）、跼（七六盤）

第一〇盤

布——佈（二六盤，「宣佈」「佈告」「佈置」「佈景」等字本都用「布」。「布」含義較廣，可以引申代「佈」應用。）

并（字盤裏沒有。）——并（本盤）、並（一盤，「並排」「並且」等字都可用「并」。

至于二六盤的「併」字，那是「合併」「兼併」字，不能強合，字當改作「併」。）

幸——倖（二六盤，「僥倖」字可寫作「僥幸」。）

強——彊（三九盤）

第一一盤

念——唸（三一盤）。不出聲的思想與出聲的誦讀，不必分寫成兩個字，例如說「念書」就不會誤會做思想，說「挂念」就不會誤會做誦讀。）

恒——恒（個別字盤。从「互」和从「亘」的字是分屬於兩個音讀系統的，只有「姁娥」字例外，但極罕用。）

恥——耻（個別字盤）

息——熄（五四盤，狹義。）

第一二盤

戰——顛（八四盤。兩字同音同聲，「抖動」一義，兩字又正相同，不需要用很難寫的「顛」字。「戰」廣義。）

才——纔（二〇盤。「才」廣義，可以代「纔」應用。）

抵——牴（五五盤，目下各報「牴觸」字用「抵」，惟大公報用「牴」。）
捐——觸（七二盤，「蟲名」一義，極罕用。）

第一三盤

斤——筋（七三盤，一部份併入六一盤的「筋」。）

時——皆（三七盤）

第一四盤

暫——暫（七七盤）

果——菓（六八盤。「果」廣義。）

第一五盤

母——姆、姥（三四盤。「保姆」字本該寫「母」。「姥」一部份併進二〇盤「老」字。）

比——媲（三五盤，「媲美」可寫「比美」，兩字一音之轉，意義沒有差別。）

欸（個別字盤）——款（本盤，這是原字，不過左邊的「崇」很特別，叫人不容易記，不如從「矣」，「矣」在「疑」「肄」等字裏也含有，在形體結構上可以歸爲一類。六一盤「窾」字當照改。）

第一六盤

注——註（七三盤，「註解」「註冊」「註銷」字本作「注」。）

淡——澹（五三盤）

無——无（四五盤）

照——炤（五三盤）

父——傅（二七盤。「傅」單用時極少，「師傅」寫成「師父」，把「父」作爲一種尊敬

稱呼是有理由的。一部份併進八二盤「附」字，「傳會」寫成「附會」，在這種場合，「附」和「傳」本是相通用的，「附近」从前也有寫成「傳近」的，就是很有力的証明。）

第一七盤

獲——穫（六一盤，「收穫」不妨寫「收獲」。一般把「獲得」與「收穫」寫成兩種形體，拘泥無謂。）

田——畝（五七盤。「田」廣義。）

第一八盤

監——譬（七五盤）

第一九盤

私——厶（三〇盤，用「厶」很簡便，但那同形的注音字母相混。）

稱——秤（六〇盤，「稱」是原字，本有陰平、去聲兩種讀音。一部份併進一〇盤「平」字，「天秤」一般寫作「天平」。）

稿——藁（七〇盤）

粗——犒（五五盤）、鹿、麤（八八盤）

第二一〇盤

罰——罰（六五盤，字也常見。）

老——佬（二六盤。不論尊稱或對男子汎稱，寫作「老」都很妥當。）、姥（三四盤。用「老老」疊音來稱呼，一定是「外祖母」或「收生婆」，不加「女」這意符也絕不會弄錯。）

群（個別字盤）——羣（本盤。字形儘可能採取左右兩合式，是有利的。）

與——予（一盤，「給予」當寫「給與」；作「我」用時目下很少。）、歟（一五盤，這个文言虛字，罕用，且本來作「與」。）、預（二四盤。「干預」寫做「干與」。）
舉——舉、舉、舉（個別報刊這樣。「舉」是从「手」的，「丰」就是「手」的精簡了的形體，這樣精簡，正和作爲偏旁時就寫成「扌」的用意一樣，同類的還有一个「奉」字以及許多从「奉」的字。既不把「打」「奉」等字寫成「扌」「奉」……，還該從簡。至于「舉」「舉」，都是錯字。）

第二一一盤

萬——万（二五盤，「万俟」姓，罕用。爲了防止塗改，數目字筆劃不宜過簡。）

著——着（五八盤。「着」本是用作動詞詞尾來表示進行貌的，如「笑着跳着」；「著」則用作動詞，如「著長衫」「著涼」「著了頭獎」「火著了」「睡不着」「著棋」「著眼」，或名詞，如「走爲上著」「有了著落」。現在一般有用「着」代「著」的趨勢，兩個字原來是一個字，合併起來并無不便，不過，按「結體有規律」這一點說，還是用「著」爲上。）

众（普通字盤裏沒有。）——衆（本盤。從簡選用。）

視——眎（五八盤）

第二二盤

該——賅（七六盤，「賅括」本作「該括」。）

誠——謚（七四盤）

誤——悞（普通字盤裏沒有，個別報刊却專用「悞」作爲「耽誤」字，其實「錯誤」「耽誤」本是一字，應用上也沒有區別的必要。）

資——貲（七五盤，本來和「資」不同，今罕用。）

跡——蹟（七七盤）、迹（七八盤。由「腳跡」字引申做「痕迹」「奇蹟」字，本是一個字。）

第二三盤

間——閒（本盤。「閒」是原字，因為兩種用法音義都不同，才有了「間」字，就該專用「間」字了。从「閒」但不與「閒」同音的，如「澗」「簡」，字盤裏都从「間」。參看八一盤「閑」字條。）

第二四盤

險——嶮（三七盤）

青——鯖（八七盤，「鯖魚」就是「青魚」。）

非——啡（三一盤。譯音字加「口」偏旁，這是歐風東漸初期的做法，字盤裏殘留著的還有「嘯」「囁」等字，早已完全廢棄了。去掉這多餘的偏旁，是正確的、必要的，譯音字越來越多，加起來，真不勝其煩，不加也並不會發生誤解。像「咖啡」「嗎啡」，到現在還沿用的，根據上述的理由，也該一齊去掉偏旁。字盤裏沒有「咖」字。「嗎」字有別的用處，既不是為譯音旋造的字，利用自然無妨。）

館（个别字盤）——館（本盤）

驗——驗（个别字盤。不如用原字。）

第二五盤

丘——坵（三三盤。七九盤「邱」本也同樣，只有作姓氏用時不能相通。）

个——個（三盤，筆劃多，不如用簡。）、箇（六二盤）

么——幺（三八盤，這嫌和那同形的注音字母相混。）

于——於（一三盤。从簡選用。）

事——饗（八五盤）

从——從（一一盤。从簡選用。又从「從」的字，除「蹤」用「踪」外，四一盤「慫」改

成「忞」，六四盤「縱」改成「緝」，六五盤「聳」改成「聑」，八一盤「縱」改成

「緝」，其他準此。）

仙——僊（二七盤）

佇——峙（六一盤）

仿——倣（二六盤，个别報紙用它，不如从簡。）、髣（八六盤，「髣髴」也作「仿佛」。

三九盤還有「彷彿」字，「髣髴」本也作「彷彿」，不過「彷彿」要留作「彷彿」字用。這樣一合併，就精簡掉「髣」「髴」「彷彿」三个字了。）

第二六盤

佑——祐（六〇盤）

佛——彿（三九盤）、髴（八六盤。參看二五盤「仿」字那條的說明。）

佩——珮（五六盤）

佯——徉（三九盤，「徜徉」也作「倘佯」。「佯」廣義。）

促——蹙（七七盤）

俞——兪（二七盤，不如从手寫體式。同時，除二七盤「愉」、五六盤「瑜」原从手寫體式外，四〇盤「愉」、四三盤「揄」、四八盤「榆」、五〇盤「餹」、五一盤「渝」、六一盤「窰」、七三盤「鮓」、七七盤「輸」等字，都當照改。）

俯——俛（本盤）、頰（八四盤）

第二七盤

偶——耦（六五盤，狹義。）

傘——繖（六四盤）

優（個別字盤）——優（個別字盤，錯字。）

僥——傲（本盤）、傲（三九盤。這是「僥幸」字。）

第二八盤

冢——塚（三三盤）

冥——暝（四六盤）

冰——氷（個別字盤，形體的結構嫌特別，不如「冰」這兩合的形聲字。）

凌——淩（五一盤）

凖——凖（四一盤）

几——机（四六盤；又用作「機」字簡體，那却與「几」無涉，廢「機」用「机」倒好。）

凱——愷（四〇盤。「和樂」一義，兩字全同。）

凹——𡵓（個別字盤，字當作「𡵓」。形容詞名詞可通用「凹」字。）

刮——颯（個別字盤，狹義，一部份併進四二盤「括」字。對強度不大的風，用「括」；

對猛烈或尖銳的風，用「刮」：這樣用字更切貼。）

券——券（个别字盤，這是「倦」的古字，不宜混亂。）

剗——蕪（七〇盤）

剗——剗（三六盤）

剪（普通字盤裏沒有。）——揃（四三盤）、翦（六五盤）

剩——賸（七六盤，這是古字。不如用今。）

創——办、剗（本盤，都是古字，「剗」當作「剗」。）

劈——霹（八三盤，「霹靂」就是「劈雷」，說「劈雷」更形象生動。「劈」廣義。）

第二一九盤

劫——劫、刼、刼（二八盤，各報多用這三個。不如統用原字。）

勦——勦（四一盤，「慫勦」也作「殷勤」。）

勦——剿（二八盤）

勦——助（本盤。爲了標音明確，該用「勦」。）

匆——忽（三九盤）、忽（四〇盤）

匡——𠂔（本盤）

匱（普通字盤裏沒有。）——匱（本盤）、匱（三四盤。爲了標音明確，當用「匱」。）

匹——正（五七盤，一部份併入八三盤的「雅」字。）

廿——廿（三八盤）

協——叶（三〇盤。聲韻的協調也可用「協」，「協」廣義。）

第三〇盤

却——卻（本盤。不如用今 六六盤的「脚」字就不作「腳」。）

厄——阨（八二盤，「險地」一義，極罕用。）

厘——釐（八〇盤）

參——蔭（六九盤，「人蔭」字一般用「參」。「參」廣義多音。）

台——臺（六七盤。「台」「臺」本是兩個字，一般從簡借用，筆劃相差很多。）

吃——喫（三一盤，這是「吃飯」本字，但一般借「口吃」字用已成習慣，不如從簡。）

吐——唾（三一盤。兩字雖有音轉，廢掉「唾」專用「吐」，并無不便。）

吝——慚（四〇盤）

訥——訥（七三盤，「木訥」字也可用「訥」。）

吸——噏（三二盤）

吻——脛（六六盤）

周——賙（七六盤。「賙濟」字本用「周」。）

咕——呱（本盤，古字。）

呪——咒（本盤）

呵——訶（七三盤，「訶斥」字也可用「呵」。）

咏（個別字盤）——詠（七四盤）

咚（個別字盤）——鑾（八八盤，狹義。）

第三一盤

咳——欬（四九盤）

咽——嚥（三二盤。「咽喉」「嗚咽」「吞嚥」字，通用一體，「咽」讀音本有三種。）

咨——諮（七四盤）

咬——囓（三二盤，此字只有「齧」義，并無「齧」音，個別字典注作「齧」音，不知何

據。）、齧（八八盤）

唇（个别字盤）——唇（六六盤。五二盤「潛」，正不从「唇」。）

唯——惟（一二盤。「思惟」今用「思維」；其他用法，「唯」都可有。「唯」另有「唯諾」字音義。）

啖——噉（三二盤）

啞——瘥（五七盤）

喂——餵（八五盤，又常常用「餵」，今通俗作「喂」。「喂」廣義。）

暗——瘡（五七盤）

喧——誼（七四盤）

喻——諭（本盤）——諭（二二盤，「告諭」字也可用「喻」。參看二六盤「俞」字條。）

嗅——齟（八八盤）

嘆——頤（五九盤，狹義。）

第三二盤

噓——歎（四九盤）「歎歎」也作「噓唏」。字盤裏有「歎」沒有「唏」。）

嘴——齧（化五盤）

囁——囁（本盤，筆劃繁難。）

噪——噪（七五盤）

嘯——嘯（八四盤）

回（個別字盤）——回（本盤）、洄（五一盤，狹義。）、迴（七八盤，「迴旋」「迂迴」「迴避」字都可用「回」。）

圭——珪（五六盤）

趾——趾（八二盤，一部份併入七六盤的「趾」字。）

墳——墳（三三盤。从簡選用。）

坂——阪（八二盤）

坯——坯（三三盤，「毛坯」字本寫做「坯」。又六六盤「胚」也當改做「胚」。）

坑——阡（八二盤）

第三三盤

埤——埤（本盤，作為人名店名，罕用。）

域——闕（八二盤，「門限」一義，極罕用。）

堤——隄（八二盤）

塗——途（七八盤。「塗」廣義。）

壩——閘（八二盤）

塢——鵠（八三盤）

壠——壠（本盤，「壠斷」字不妨用「壠」。）

壳——殼（五〇盤）

第三四盤

够（普通字盤裏沒有。）——夠（本盤）够（個別字盤。參看八〇盤「鈎」字條，从「勾」以歸一律。从「多」的字，如「侈」「移」等都放在右邊，連「夥」也如此，沒有放在左邊的，宜于採取一致行動。雖說「多」在「侈」「移」裏是聲符，在「够」裏是意符，但是意符也有很多是放在右邊的。）

天——夭（四九盤）

夾——袷（七二盤）、袂（個別字盤。「夾衣」字，用「夾」直捷了當。）

奔——犇（五五盤，古字。「奔」又讀去聲，不必另用「逋」。）

奧——塿（三三盤）、隄（八三盤，一部份併進五三盤「澳」字。）

奶——妳（本盤，又有人用它作爲女性第二人稱代詞，實在沒有必要，不該用。）、嫵

（三五盤）

奸——姦（本盤）

妊——妊（本盤）

妒——妬（本盤）

妓——伎（二五盤，一部份併入四二盤的「技」字。）

妙——妙（五五盤）

姣——嬌（三五盤。「嬌」原比「姣」常用，也用得廣，但近來流行用「姣」代「嬌」，

有益無害。）

姻——嫵（三五盤）

娘——孃（三五盤，讀陰平聲、用作少女之稱的字，本可用「娘」。）

第三五盤

嫉——悵（四〇盤）

嫻——嫻（本盤）、嫻（七二盤）

嫻——嫻（個別字盤，這是原字。參看八一盤「閑」字條，用「嫻」以歸一律。）

嫻——嫻（本盤，結體嫌特別。七〇盤「嫻」字有的是同一聲符。）

宏——弘（三八盤）、閔（八一盤，「巷門」一義，極罕用。）

第三六盤

宐——謹（七四盤，從簡選用。）

寧（個別字盤）——寧（本盤）、甯（五七盤。都不如用「寧」，或竟用「寧」。又四四

盤「擯」四九盤「擯」五三盤「擯」五五盤「擯」等字音符部份，都當照改。）

寨——砦（五九盤）

寓——寓（個別字盤）

審——諗（七四盤）

𣦵——𣦵（二七盤）

尸——屍（本盤。「尸」廣義。）

屈——詘（七三盤，「詰詘」也可作「詰屈」。）

屣——躡（七七盤）

岡——崗（三七盤，本與「岡」無別，「崗位」字正該作「岡」。）

岩——巖（三七盤）

第三七盤

岳——嶽（本盤。「岳」廣義。）

島——隍（八三盤）

崧——嵩（本盤。兩字實是一字，「崧」，標音明確，筆劃較少。）

巨——鉅（八〇盤，「鉅欸」「鉅大」，都用「巨」字。）

帆——颿（八五盤）

帙——裘（七二盤，一部份併入六〇盤的「秩」字，如「七裘」本作「七秩」。）

幫——筭（六二盤）

幫（個別字盤）——幫、幫（三八盤。「幫」是原字，「幫」是簡體，都不如「幫」字，

意符不變，聲符明確，筆劃又最簡。）

席——蓆（六九盤。「席」廣義。）

帷——幃（三八盤，「香囊」一義，極罕用。）

第三八盤

幕——幙（本盤）

幡——旛（四五盤）

幹——榦（四八盤，只有「井欄」一義不能作「幹」，但十分罕用。）

庵——菴（六九盤）、盦（五八盤，人名用，甚罕。）

廐——廢（本盤，這是原字，結體特別，不如用個別字盤裏的「廐」。）

弄——衍（七二盤。「弄」廣義，一般本用作「里衍」字。）

弔——吊（三〇盤）

弦——絃（六三盤，「絃」狹義，例如「上弦月」字就不能作「絃」。）

第三九盤

彙——彙（個別字盤）

彩——綵（六三盤，「剪綵」「結綵」「綵子」字原當用「彩」，還原并無不便。）

彫——凋（二八盤）、雕（八三盤。「凋落」字「雕刻」字，都用「彫」；鳥名用八七盤

的「鵬」。）

彳——趨、踟（七六盤）、躊、躑（七七盤，這五個字讀音雖有轉變，其實是一個字，因為他們都不能單獨應用，只是「彳」——「趨」——「踟」——「躊」——「躑」聯綿字的一部份。字盤裏沒有「彳」字，應該加進去，用來替代七六盤的「趨」七七盤的「踟」——「躊」——「躑」。

彷彿——徬（本盤，「徬徨」字也作「彷彿」。）

徇——徇（五五盤）

很——狠（五五盤，「兇惡」「忍心」等義，兩字都有。）

徑——逕（七八盤）

徧——遍（七八盤。字與「徧」不同。）

忤——悟（五五盤，字當作「悟」。）、迕（七八盤）

忿——憤（四一盤。兩字原有分別，現在用來同義。）

佛——施（六七盤）

第四〇盤

恢（普通字盤裏沒有。）——恢（本盤。參看五三盤「灰」字。）

恍——恍（三九盤，音義全同。）

恤——卹（三〇盤）、恤（七六盤。精神上的同情救濟與物質上的同情救濟，不必分爲兩個字。）

慝——慝（本盤，「慝慝」改寫「怱慝」。）

悚——竦（六一盤，一部份併進六六盤「聳」字。）

悃——悃（三一盤）

悴——頓（八四盤）、瘁（五七盤，「盡瘁」字也不妨作「悴」。）

愈——愈（本盤）、瘰（五七盤）、瘰（五八盤。參看二六盤「俞」字條。「愈」廣義。）

愿——願（二四盤。「愿」聲符不變，意符明顯，筆劃又較少。）

第四一盤

愧——媿（三五盤）

慘——憐（本盤）

慨——慨（三一盤）、愷（四〇盤，常用成語「敵愾同仇」字也不妨寫「慨」，「慨」本

又讀去聲。）

懔——顛（八四盤）

懶——嬾（三五盤）

懔——懔（本盤）

戒——誠（七四盤。「戒」廣義。）

戚——戚（本盤。「戚」廣義。）

第四二盤

戮——戮（二七盤）、戮（二九盤，「戮力同心」字本作「戮」。）

扁——匾（二九盤。「匾額」「簾匾」都因形扁得名。）

扎——紮（六三盤。「掙扎」「駐紮」「網紮」等字統用「扎」。）

扑——撲（四四盤，一部份併進本盤「拍」字。「扑」和「拍」，音義都有分別。）

扞（个别字盤）——簽、籤（六二盤。動詞名詞可通用一字，名詞用作動詞、動詞用作名

詞的很多很多。「簽押」「書籤」「抽籤」都不妨用「扞」。）

扣——叩（三〇盤，「叩首」一義，罕用。）、鈞（八〇盤。動詞名詞通用。）

扼——搯（四三盤）

技——伎（二五盤，「伎倆」可寫「技倆」；一部份併進三四盤「妓」字。）

托——託（二一盤。「托」廣義。）

抒——攄（四四盤）、紓（六三盤，一部份併進六七盤「舒」字。）

抬——擡（四四盤。參看三〇盤「台」字條，用「抬」以歸一律。）

拆——坼（三三盤，狹義。）

拈——撚（四四盤，「撚針」字用「拈」。一部份併進四三盤「捻」字，「撚繩」「紙

撚」字用「捻」。）

担——擔（四四盤，這是原字。從簡選用。）

拐——拐（四七盤。動詞名詞通用。）

拖——拖（本盤）

拗——拗（個別字盤，錯字。）

拳——倦（四〇盤，「倦倦」通常本用「拳拳」。）

拿——拏（本盤）

挂——掛（四三盤。从簡。又七二盤「掛」也當改用「挂」。）

挑——詵（七四盤。「挑」廣義。）

挖——挖（六一盤）

挨——捱（四三盤。「挨」本來讀陰平、陽平兩聲。）

第四三盤

挺——鋌（八〇盤，「鋌而走險」字不妨用「挺」。）

挽——輓（七七盤。「挽留」字「哀輓」字，通用「挽」。）

捍——扞（四二盤。「捍」標音較確。）

掩——揜（本盤）、罨（六五盤，「冷罨」字用「掩」反而明確。）

措——厝（三〇盤。兩字本同義，「浮厝」寫作「浮措」，意不含混。）

揚——颺（八四盤。「飄颺」字用「揚」。）

擗——擯（四四盤。兩字，一音之轉。「擯相」一義，極罕用。）

搖——飜（八四盤，「飄飜」可作「飄搖」，「飜」字本不單用。）

搗——擣（四四盤）

搜——蒐（六九盤，「蒐求」「蒐集」可用「搜」，至于其他意義，極罕用。）
褰——褻（七三盤，狹義。）

第四四盤

搥——攙（本盤。早期的字典上都不承認這兩個字有什麼相通的關係；新出的字典却說「攙和」「一義、兩字相通了。至于「手扶」一義，也不妨用「搥」，標音明確，又較簡便。」）

擇——擇（本盤，這是原字，但是結構特殊，徒然增加識字上的困難。）

撫——拊（四二盤）、拊（四三盤）

撰——撰（七五盤。「撰述」「杜撰」字。）

擬——擬（二七盤。另有簡體「拟」，字盤裏沒有。）

攜——攜（個別字盤，聲符可惜走了樣。）

攬——攬（本盤。「攬」本簡便些，但从「覽」的字，如四九盤「攬」、六四盤「攬」，都不宜改，還是保留標音辦法的一致吧。）

效——倣（二七盤）、効（二九盤。「倣倣」字「効力」字，本都用「效」。）

敘（個別字盤）——敘（本盤）、序（三八盤，「庠序」一義，極罕用，其他意義，都可

用「敘」。

敕——勅（二九盤）、勅（二九盤）

敗——數（七六盤）

第四五盤

數——數（四九盤）

斂——斂（個別報刊用作「收斂」字，其實這是另一字，音義都和「斂」字不同，不當混亂。）

斑——癥（五七盤，狹義，現在寫做「瘡斑」和「斑子」。）

斫——斫（本盤，字當作「斫」，狹義。）

旂——旂（本盤）

旆——旆（本盤）

旗——旗（本盤）

昏——昏（四〇盤。「昏」廣義。）

昧——昧（五八盤，狹義。一音之轉。）

呢——曬（四六盤）

晒——曬（四六盤）

晰——皙（本盤）

第四六盤

暄——煊、煖（五四盤）

暖——煖（五四盤）

暖（個別字盤）——優（二七盤，「優然」字用「暖」。）、暖（五九盤，「暖昧」寫做「暖昧」。）、暖（八三盤，「暖昧」寫做「暖昧」，這本也寫做「優遠」的。這
樣，八三盤「逮」字也可併進七八盤「逮」字了。）

疊——疊、疊（個別字盤）

嘩——譁（五四盤）

曳——拽（四二盤。「拽」多音，「曳」自然也可多音。）

朦——矇（本盤）、朦（五九盤。「矇矇」「朦朧」就是「朦朧」；「朧」字也只要一種

就行。）

朴——樸（四九盤）

杆——桿（四七盤）

朽——坊（三二盤）

村——邨（七九盤）

杠——槓（四八盤。從簡選用，「杠」又廣義多音。）

杯——盃（五八盤）

板——舢（六七盤，「舢舨」字也作「舢板」。）、闊（普通字盤裏沒有，「店主」字也

寫作「老板」。）

第四七盤

枱——檯（四九盤。參看三〇盤「台」字，用「枱」以歸一律。）

枷——耪（六五盤。「枷」廣義。）

柱——拄（四二盤。名詞動詞通用，讓「柱」字有上、去兩聲的讀音。）

栖——棲（四八盤）

栗——慄（個別字盤）、慄（四〇盤。「栗」廣義。）

核——駭（七三盤）

栓（个别字盤）——門（八一盤，用「栓」可以和「拴」聯系記音。「栓」「拴」不能合併。）

梁——樑（四八盤。「棟梁」「橋梁」字都本作「梁」，今報刊却多作「樑」，又繁又沒有必要。）

梅——媒（四八盤）

梗——鯁（八七盤，「骨鯁在喉」字「鯁直」字，用「梗」都有暗喻的好處。「鯁」又作「鯁」，字盤裏沒有。）

梢——艖（六七盤，「艖」狹義。）

栢——檣（四九盤）

棋——碁（五九盤）

棕——櫨（字盤裏沒有。）

第四八盤

棹——櫂（四九盤。這是「船槳」，又用作「船」義，和四七盤「桌椅」字的「桌」，音

義都不同。）

掟——碇（五九盤，原字，但不通俗。）

楫——楫（四九盤）

楞——稜（本盤）、稜（六〇盤）

榜——榜（四三盤。名詞動詞通用。一音之轉。）、榜（五四盤）

榨——搾（四三盤，名詞動詞通用。）、醃（八〇盤，狹義。）

構——搆（四三盤，名詞動詞通用。）

槎——植（本盤）

模——摹（四四盤，名詞動詞通用。）

第四九盤

樽——罇（六五盤）

檐——簷（六二盤）

櫓——舻（六七盤）

櫓——櫓（四八盤，較簡，但不通俗。）

櫛——櫛（二九盤）

櫛——櫛（本盤）

欣——忻（三九盤，作為姓氏，罕用。）

歎——慊（四〇盤，一部份併進四〇盤「慊」字。）

歎——嘆（三二盤）

歡——懽（四一盤）、謹（七五盤）、驢（八六盤，「馬名」一義，極罕用。）

歸——飯（五八盤，「飯依」就是「歸依」。）

殃——殃（六〇盤）

第五〇盤

殷——慇（四〇盤，「殷勤」字。「殷」廣義多音。）

毀——燬（五四盤，狹義。）、譴（個別字盤，狹義，「詆譴」字本來是「毀」。）

毒——毒（本盤。字从「毋」，不从「母」，母親與毒，哪裏有相通之點呢？）

毡——氈（本盤）

氓——忙（五七盤）

气——氣（一五盤。从「氣」的字，除「愾」已併進「慨」外，八五盤「𩇛」當照改。）
氛——霧（八三盤，「霧圍」字用「氛」；一部份併進六三盤「紛」字，「霧霧」寫做「紛紛」。）

氲——縕（六四盤，「縕袍」極罕用，「綳縕」就是「氲氲」。）

汎——泛（本盤。西文接頭語 *para* 的音譯不作「泛」；餘義全同。）
汜（本盤）

汚——汗（本盤。這樣，把聲符和「朽」歸類。）

汞——錄（八〇盤）

洶——洶（五一盤）

決——決（二八盤。字與「冰」無涉，「冫」是「冰」字，意符能幫助我們理解和記憶，「決口」字从「水」，這樣的意符還是有用處的。用「決」只省一筆，却破壞了結構的規律。）

沈——沉（本盤。「沉沒」「沉重」「深沉」等字本都作「沈」，「沈」有「陳」「審」兩音，一字兩音的很多，義不相混，不必分作兩種形體。）

沁——滲（五二盤。「沁」古字，「滲」今字，音轉義同，從簡選用。）

沒（个别字盤）——沒（本盤）、沒（个别字盤，這是原字，但結體嫌特別。）、殁（四

九盤，狹義。）

沖——冲（二八盤。意符从「水」不从「冰」。）、冲（六五盤，狹義。）

沛——霈（八三盤，狹義。）

沾——沾（七九盤，狹義。）

沾——霑（八三盤，狹義。）

汴——溯（五二盤）、遡（七八盤）

泡——疱（五七盤）、胞（五八盤）、脬（六六盤）。「泡」廣義多音，可代後三字應用。）

第五一盤

泯——泯（二八盤。意符不从「冰」。）

洒——灑（五三盤，「灑掃」「蕭灑」「洋洋灑灑」字都可作「洒」。「洒」本是「清

洗」字，只是現在專用「洗」字了。）

洛——雒（八三盤）

洩——泄（五〇盤，只有「泄泄」不宜作「洩洩」，但極罕用。）

浚——濬（五三盤）

浣——滌（五三盤）

浩——灝（五三盤）

浸——寢（三六盤。「浸」也不妨作副詞用。）

涅——涅（五二盤。又四三盤的「捏」字也當改作「捏」。）

涌——湧（五二盤）

洩——蒞（六九盤）

淚——汨（本盤）

淒——淒（二八盤。本是兩個字，和前盤「決」「沖」本盤「泯」下盤「湊」等等都誤作兩點的不同，「淒」，寒冷，意符是有理由从「冰」的。不過，冰性的淒，水性的淒，以至人情的淒慘，都只要一個「淒」字就足夠表達了。）、「淒」（四〇盤。「淒慘」并無不妥。）

第五二盤

游——遊（七八盤，「遊行」「遊戲」「遊學」「遊園」「交遊」等字，一齊用「游」，「游」的引申義本可應用得很廣的。）

湊——湊（二八盤）、𨔵（七七盤），「幅𨔵」字本作「湊」，司馬遷在寫「蘇秦張儀列傳」和「屈原賈生列傳」時便是這樣寫的，到了班固手裏，才把「水」的意符改換成同「幅」字一致的。）

湮——湮、堙（三三盤）、陲（八二盤）

淳——醇（八〇盤，狹義。）

溜——雷（八三盤。「溜」廣義多音。）

溪——谿（七五盤）

漫——謾（七五盤，「謾罵」字，一般用「漫」；另見五九盤「瞞」字條。）

第五三盤

潢——潢（五六盤。本是兩個字。一般用「潢」作「裝潢」字，該用本字。）

澎——澎（五二盤）

瀦——瀦（個別字盤，這是原字。從簡選用。）

瀦——瀦（本盤，這雖是通用的，但結體既特別又繁瑣，不如用「瀦」，標音也較明確。個別字盤裏還有「瀦」字，也併進來。）

濕（个别字盤）——溼（五二盤，結體不如「濕」可以歸類。）

濱——瀕（本盤。五一盤「浜」字，一般借作「濱」的簡體，但讀音不同，不能強合。）

濫——譫（个别字盤。本是兩個字，但个别作者把「譫言」寫做「濫言」，意思既不會走樣，又能通俗明顯，却是好辦法。）

瀆——瀆（二八盤，「川瀆」「褻瀆」「瀆職」等字，都不該用「冰」作意符。）

灰——灰（个别字盤。四〇盤「恢」字當照此改正；至于五八盤「盍」字、七四盤「談」字，都不錯。）

伙——夥（三四盤，「夥伴」「東夥」「夥同」等字，都用「伙」。「多」義的「夥」，罕用。）

灶——竈（普通字盤裏沒有，從簡選用。）

災——裁（五四盤）

炫——銜（七二盤，「自銜」字，一般本多作「炫」了。）

炭（普通字盤裏沒有。）——炭（本盤。字不从「灰」，改正了可以和「岸」字歸于一律。）

炮——包（本盤）、砲（五九盤）、礮（六〇盤。「炮」本有「砲」「袍」兩種讀音。意

符从「火」，比較从「石」容易理解、容易記憶。）

第五四盤

烟——煙（本盤）、菸（六九盤，植物名稱，罕用，作為原料名目，通稱「烟葉」。）

蒸——蒸（六九盤。「蒸」是原字。）

烱——煬（本盤。這是「熔化」字、滬語「打烱」字、「隋煬帝」字，罕用。）

焰——燄（本盤。這個字錯誤的形體很多；字不从「旨」。）

𤇀（普通字盤裏沒有。）——𤇀、𤇁（本盤，都是錯字。）、𤇂（四〇盤）

𤇃——𤇄（七四盤，狹義。）

𤇅——燠（個別字盤）、薰（七〇盤）

熔（普通字盤裏沒有。）——鎔（八一盤。被熔化的不一定是金屬，但必用火加熱。）

熾——𤇆（六二盤）

爐——𤇇（六五盤）、𤇈（八一盤）

牀——床（三八盤，筆劃較少一筆，但不如「牀」字含有聲符。）

第五五盤

捐——猥（本盤）

狹——陝（八二盤。另有「陝」字，字盤裏沒有，「陝隘」字今通作「狹隘」。八二盤裏的「陝」，是「陝西」字，不應混別。）

摘——欹（四九盤，「欹」與「欹斜」字不同。字盤四四盤裏沒有「欹」字。四五盤裏的「欹」字，字書說是「以箸取物」字，那末，與「欹斜」字也不同。）

豬——豬（七五盤。中央教育部公布的「常用字表」就把它列在「十一畫」一闌。如果能作變動較大的改革，「豕」作偏旁各字及「豸」部各字都可以併入「豸」部。）

貓——貓（七五盤。「常用字表」把它列在「十六畫」一闌，其實不如從簡。）

獾——獾（八八盤）

玩——翫（六五盤，狹義。）

第五六盤

瑤——瑤（五九盤）

瑤——瑤（個別字盤，這個簡字造得不很好，標音欠準。）

璫——璫（本盤）

環——鑽（八一盤，狹義。）

瓶——餅（六四盤）

第五七盤

畢——啤（三一盤。參看二四盤「非」字條。「啤」可寫做「畢」，「啤」不是爲譯音旋造的字，自然可以利用。又如「呢絨」字，也不是爲譯音旋造的字，仍可照用。）

疏——疎（本盤）

痒——癢（四一盤，狹義。）、癢（五八盤）

痺（個別字盤）——痺（個別字盤。「麻痺」字不宜用「痺」，別字。）

痲——痲（本盤）

痲（個別字盤）——癢（五八盤。從簡選用。）

瘦——腹（六七盤）

第五八盤

癢——癢（六七盤）

咬——齧、嚼（本盤）

皓——曷（四六盤）

蘆——簾（六二盤）

盤——槃（四八盤）、磬（五九盤，「磬石」字不妨用「盤」。）

眦——眦（本盤）

眷——睠（五九盤。「眷」廣義。）

第五九盤

睹——覩（七三盤）

睽——睽（四六盤）

瞞——謾（七五盤，「欺謾」字，一般作「瞞」；另見五二盤「漫」字條。）

瞰——闕、闕（本盤）、覲（七三盤。「闕」「覲」，狹義。）

砮——岨（三六盤）

研（普通字盤裏沒有。）——研（本盤。「常用字表」就是把它列在「九畫」一闌的。又三四盤「妍」也當照改。）、「硯」（五九盤，字本作「研」。音雖轉變，動詞名詞通用。）

碌——礪（六〇盤）

碗——碗（三三盤）、碗（四八盤）、盃（五八盤）

碰——碰（四三盤）

碱——碱、鹼（八八盤）

磁——盜（五六盤，狹義。）

確——碯（本盤。近來又有借「碯」爲「確」的，徒然多生紛擾。）

礪——燒（三三盤）

磚——甄（五六盤）

第六〇盤

磴——磴（三七盤）

礦——鑛（八一盤）

祀——禩（本盤）

祿（普通字盤裏沒有。）——算（六二盤）

秋——鞦（八四盤，「鞦韆」本作「秋千」。）

秆（普通字盤裏沒有。）——稈（本盤）

稚——穉（六一盤，本作「穉」。）

第六一盤

窈——宵（本盤）

窗——牕（五四盤）

窰——窯（本盤。「窰」，標音明確。）

竄——竄（三六盤）

窺——關（八二盤）

竄——窺（三六盤）

竄——躡（七七盤）

笑——唉（三一盤）

筏——棧（四七盤，「木棧」字也用「筏」。）

筒——筩（本盤）

策——筴（本盤）

筴——楠（四八盤）、牋（五四盤）

第六二盤

管——筲（六一盤，狹義。）

箸——筴（六一盤，狹義。）

簍——黃（七〇盤）

批——枇（六〇盤）

粘——黏（八八盤。「粘」多音。）

粽——稷（本盤）

糊——餬（八五盤，「餬口」字，从音、義來說，都不妨用「糊」。）

糕——餠（八五盤）

第六三盤

糠——糠（六一盤）

糧——糧（六二盤）

系——繫（六四盤。所有用「繫」的地方都可用「系」來替代，「繫」在「繫帶子」裏讀做「季」的聲音，讓「系」在這種地方也這樣讀音。）

糾——糾（本盤。這樣把「糾」和「叫」「蚪」「趙」等歸做一個音讀系統。）、「膠」（七盤，「膠轉」一般寫作「糾葛」。字盤裏本沒有「轉」字。）

紐——紐（本盤。一音之轉。）

紐——鈕（八〇盤，狹義。）

累——纍（六四盤。「累」本讀陽平、上、去三聲，「繫累」「積累」「受累」等字本同形。）

絨——絨（本盤）

絨——絨（六五盤。現在稱「絨」的，不僅絲織品和羊毛織品，有必要區別時，用「絨絨」「駝絨」「絨布」等等。）

絨——繼（本盤）、縶（六四盤）

絨——繡（六四盤）

絨——捆（四三盤。「捆紮」用「捆扎」。）

絨——縶（六四盤）

絨——紉（本盤）

綿——緜（六四盤。本可併入四七盤「棉」字，因「棉」字多獨用，如「棉衣」「棉被」，而單用「綿」字時極少，總說「絲綿」，則寫作「絲棉」也不會誤解。惟「綿繭」「綿聯」字用「棉」似乎不妥，姑且不併。「綿陽」四川省縣名，罕用。）

第六四盤

線——綫（六三盤。「線」古字，「綫」今字，不過「線」有同音字「腺」，這樣對於從語音記憶形體會有些幫助。）

績——勛（二九盤）

繞——遶（七八盤）

縉——績（本盤）

第六五盤

鐸——墀（三三盤）、鐸（本盤。爲了標音淺顯、筆劃簡易，該用字盤裏本沒有的「鐸」字。）

鐸——覺（五六盤）、鐸（六四盤）

鐸——鐸（八一盤）

望——註（七四盤，「註誤」字，一般通作「望」了。）

置——寘（三六盤）

罵（普通字盤裏沒有。）——罵（八五盤）

差——鎗（八五盤。「差」廣義。）

翻——繙（六四盤，「繙譯」字用「翻」。）、翻（八五盤，狹義。）

考——攷（四四盤。「考」廣義。）

耽——耽（七七盤）、耽（七九盤，一部份併入八七盤「鳩」。至于五八盤的「耽」，是「虎視眈眈」字，从「目」，與从「耳」不同。）

第六六盤

肴——餚（八五盤）、殺（五〇盤，一部份併進五一盤「滑」字。）

胆——膽（六七盤。從簡選用。）

胡——衙（七二盤，「衙衙」字，一般本寫「胡同」了。）

脈——脉（個別字盤。用原字，和「派」歸類。）

隄（個別字盤）——胞（本盤）

脛——脛（七六盤）

脹——痕（五七盤，狹義。）

腦——腦（個別字盤，錯字。）

腫——瘡（五七盤，狹義。）

第六七盤

膏——勞（二九盤）

膘（普通字盤裏沒有。）——膘（本盤）

臘——蜡（七一盤，狹義。）

舐（普通字盤裏沒有。）——舐（本盤，錯字。這字讀「氏」，并不就是「舔」字，不宜混亂。）

第六八盤

芻——芻（六九盤）

萍——萍（六九盤）、蘋（七〇盤。「浮萍」字、「蘋果」字，都可用「萍」。）

菌——柶（七二盤）、綱（六三盤，一部份併入五〇盤的「氫」字。）

荐——洊（五一盤）、珥（六七盤）、薦（七〇盤）。「荐」廣義，且結體較「薦」字簡明。）
薦——筍（六九盤）

第六九盤

葬——塋（三三盤）

蒂——蔕（本盤）

藪——懣（四一盤）

蕪——蕪（本盤）。「蕪」，標音明確。）

蓬——蓬（八六盤，「蓬頭」一般正用「蓬頭」。）

藪——藪（七〇盤。從簡選用。另三二盤「藪」也當改成「藪」。）

第七〇盤

蔥——葱（六九盤。因「匆忙」字從簡用「匆」，「忽」這一形體遭廢棄，所以從「葱」，讓它明顯歸列「聰」「聰」的音讀系統。如果能作變動較大的改革，不妨改作「葱」

「聰」等等。）

蔭——蔭（三八盤）

蕩——盪（五八盤，「洗滌」「搖動」等義，都與「蕩」同。）

蕤——𦵏（五六盤）、綏（六四盤）

蕭——脩（六五盤，一部份併進二六盤「修」字。）

蔡——菜（本盤）

藤——滕（六二盤）

蘊——蘊（本盤。讓从「𣎵」的都从「𣎵」，五〇盤「𣎵」正如此。）、輶（八四盤）

蘇——甦（五六盤）、穌（六一盤。「蘇」廣義，各種用途，都可通用，即「耶穌」字，

本係音譯，用「蘇」也無妨。）

蕓——籊（六二盤，狹義。）

虞——擄（四四盤。名詞動詞通用。）

虫——虺（七一盤）、蟲（七二盤。「虫」本是「虺」的古字，「虺」字如今極罕用，所

以不妨从一般習慣把「虫」作為「蟲」字。萬一有用「虺」必要時，例如引用成語

時，仍可用「虫」，只要外加注音就行了。）

蚪——虬（本盤）

第七一盤

虻——蟲（本盤）

蚋——蛄（本盤）

蛇——地（本盤）

蛙——龍（八八盤）

蜂——蠶（七二盤）

蝎——蠍（七二盤。「蝎」廣義多音。）

蝶——蜨（本盤）

蛭——蠶（本盤）

蠃——融（本盤）

蜎——娘（本盤）

第七二盤

蟻——螳（七一盤，古字，聲符已失作用。）

蚺（個別字盤）——蟻（八〇盤）

衛——衛（個別字盤，結體特別，不如從簡，便于歸類。）

衿——襟（七三盤）

褰——縗（六四盤，狹義。）

衽——衽（本盤。另八五盤「衽」并不又作「衽」。）

裸——羸（六七盤）

第七三盤

褻——褻（本盤，古字，聲符不明。）

褊——袴（七二盤，古字，聲符失效。）

褊——蓐（六九盤，「草薦」一義，罕用；「坐蓐」「產蓐」字用「褥」，倒比較能符合

實際。）

覲——遴（七八盤）

訛——諠（七五盤）

証（普通字盤裏沒有。）——證（七五盤，聲符失效。）

訴——愬（四〇盤）

第七四盤

誑——誑、誑（本盤。一音之轉。）

誑——誑（本盤）

誑——誑（八八盤）

誑——誑（本盤。「欺詐」之義，與三一盤「誑」字音義都不同；字極罕用。）

誑——誑（本盤。古今字，一音之轉，用今。）

誑——誑（七五盤）

第七五盤

警——儆（二七盤，「儆戒」字，一般用「警」了。）

豆——荳（六八盤）

豉（普通字盤裏沒有。）——豉（本盤。「豆豉」字。）

豫——預（二四盤。「豫」廣義。一部份併進二〇盤「與」字。）

貉——貉（本盤）

貽——貽（七三盤）

第七六盤

贊——讚（七五盤，「稱讚」字，通用「贊」。）

赶（个别字盤）——趕（本盤。从簡選用。）

踊——踴（七七盤）

踪——蹤（七七盤。爲了筆劃簡少、標音明確，用普通字盤裏沒有的「踪」字。）

第七七盤

踰——逾（七八盤。字盤「踰」作「踰」，參照二六盤「俞」字改動。）

蹋——踏（七六盤，「踏」雖通用，不如「蹋」可和「場」「楊」等字歸類。）

蹠——蹠（三九盤）

蹠——蹠（本盤）

軟——輓（本盤）

輝——暉（四六盤）、輝（五四盤）

轟——曾（七三盤）

第七八盤

逮——迨（本盤。「逮」廣義。）、「逮」（八三盤。參看四六盤「噍」字條。）

逮——佚（二六盤）、洸（五〇盤）、軼（七七盤。後三個字的作用，「逸」字都有的。）

逦——偈（二六盤）

逦——遜（本盤）

第七九盤

邠——邠（七五盤）

邠——隣（八三盤。从「邑」不从「阜」，从「阜」的總是屬於「山」的，這個字却與

「山」無涉。）

第八〇盤

采——採（四三盤）

針——鍼（八一盤）

鈎（個別字盤）——鈎（本盤。「鈎」从「勾」標音明確。又二二盤「苟」五五盤「狗」六

五盤「耆」八八盤「駒」，都當照改；至于二九盤「劬」四二盤「拘」五四盤「煦」

八五盤「駒」八八盤「駒」，還該从「句」：這樣顯示兩個音讀系統。）

鉄——鐵（八一盤）

鉗——拑（四二盤）、箝（六二盤。名詞動詞通用。）

鉋（普通字盤裏沒有。）——鏹（八一盤。名詞動詞通用。至于二八盤「刨」字，暫作

「掘土」一義用，讀音作「袍」，與「鉋」讀「抱」音不同。）

銜——啣（三一盤。「銜」廣義。）

鐸（個別字盤）——釵（本盤，「電釵」字一般用「鐸」，標音較確。）

鏽——鏽（八一盤）。

鋤——耰、耩（六五盤。從簡還有一個「鉏」字，字盤裏却没有。）

鋪——鋪（字盤裏沒有。）

鉈——鉈（本盤。標音較明確。）

錘——捶、槌（四三盤。名詞動詞通用。）、槌、椎、槌（四八盤）、鎚（八一盤。木製的與金屬製的，通常總稱作「木錘」「鐵錘」，字不必分寫兩樣。聲符用「垂」明確。）

第八一盤

錯——剉（二八盤。名詞動詞通用。）、銖（八〇盤，「銖刀」可作「錯刀」。）

鍊——煉（五四盤）、鏈（本盤。「鍊」可分作動詞、名詞用。）

鍬——鍬（本盤）

鍵——鍵（四八盤）

鍾——盅（五八盤。「鍾」廣義。）

鎗——槍（四八盤。「鎗」意符較有現實性。）、鏑（八一盤，模音字，可用「鎗」。）

鏟——剗、剗（二八盤。名詞動詞通用。）

鏢——鏢（本盤）

鏹——鏹（本盤）

鏹——鏹（本盤。意符最好儘可能放在旁邊。）

閑——閑（本盤）

閑——閑（二三盤。「防閑」字，一般借作「閒暇」字用，「閑」廣義，可以代「閒」。

從「閒」又與「閒」同音的，「嫻」字，三五盤正作「嫻」，五八盤「嫻」字，當改作「嫻」。參看二三盤「閒」字條。）

閱——愜（四〇盤）、憫（四一盤。「閱」廣義。）

關——關（本盤，一部份併入六盤的「合」字。）

第八二盤

關——壺（三四盤）、棚（四七盤）

關——閭、闌（本盤。字當作「關」。）

關——欄（四九盤）、「欄杆」「牛欄」「柵欄」「專欄」等字，統用「關」。

阱——穽（六一盤）

陀——陀、陀（本盤）

附——附（個別字盤。「附」又可代「傳」應用，參看一六盤。）

降——傘（三四盤）

隅——隅（三七盤，「負隅」不妨寫「負隅」。「隅」原始的含義是「陬也」，「陬」原始的含義是「陬隅也」，「陬」原始的含義是「坡」是「障」是「山脊」，那末，正和「負隅」字的意義相仿。）

階——塔（三三盤）

第八三盤

雇——僱（二七盤）

雛——鵠（八七盤）

雷——歷（本盤，「霹靂」就是「劈雷」，「歷」字不能單用。「劈雷」的「雷」還可照

讀「歷」音，「國音常用字彙」上「本書的說明」十五條說得對：「詞類中變音的字極多。……都是在某一詞中的變音，單字沒有這種讀法。」「雷」可援例照做。）

第八四盤

頤——頤（本盤）

靴——鞞（本盤）

鞞——鞞（本盤，標音不明顯。）

鞞——鞞（三八盤，「弓衣」一義，極罕用。）、鞞（本盤）

韭——韭（本盤）

頤——腮（六六盤）

額——額（本盤）

頤——頤（八八盤）

類——巔（三七盤。「類」廣義。）

第八五盤

飢——饑（八四盤）、饑（本盤）

飢——饑（本盤。個人的「飢」與集體的「饑」，在使用複音詞「飢餓」和「飢荒」的今天，無需保持形體上的區別了。）

殮（普通字盤裏沒有。）——殮（本盤，錯字。）

餉——饒（本盤）

饒（個別字盤）——饒（個別字盤。從簡選用。從「莫」的字，讀「饒」音的很多。）

饒——饒（本盤）

饒——飢（本盤）

馱——佗（二六盤，「委佗」字極罕用。）

第八六盤

駝——駝（本盤）、駝（本盤，錯字。）、駝（個別字盤。都不如字盤裏本沒有的「駝」

字標音淺顯。四七盤的「棕」不作「櫻」，六二盤的「櫻」併入「棕」，這樣，標音

辦法儘可能地歸于一律了。)

驚——驚(八七盤)。「好高驚遠」字借用「驚」，音義都不同，不如用本字。)

驚——隆(八三盤，標音不明顯。)

驚——贏(本盤)

駭——駭(四五盤，一部份併進五〇盤「駭」字。)

駭——駭(八五盤)

駭——駭(七六盤)

駭——駭(本盤)

駭——閱(八二盤)

第八七盤

鮮——鮮(三六盤)、鮮(三六盤)。「鮮」有「先」「險」兩音。)

鴈——鴈(七九盤，一部份併入六五盤「耽」字。)

鴈——雁(八三盤。鳥名的字儘可能讓它从「鳥」。)

鴈——雁(八三盤)

雞——雞（八三盤）

第八八盤

鹵——鹵（五二盤）。「鹵地」「鹵莽」「粗鹵」「鹵汁」等字通用。）

麟——麟（本盤）

麴——麴（本盤，本是原字，但標音不如「麴」明確。）

麻——麻（五七盤，「麻子」字「麻痺」字，現在都寫作「麻」。）、蔴（六九盤。猶如

「四盤「果」不作「菓」、七五盤「豆」不作「荳」、八四盤「韭」不作「葦」。）

默——嘿（三二盤）

鼈——鰲（八七盤）

鼓——鼓（五八盤）、鼓（個別字盤，這是作動詞用的。「鼓」是名詞。名詞動詞通用。）

齧——齧（七六盤，結體古怪。）

齧——齧（三二盤。又「齧」字，見三一盤「咬」字那一條的說明。）

鷹——鷹（三〇盤）

齧——齧（六二盤）

以上列舉的漢字的紛歧的異體，就一般書刊報紙上有的來說，因為調查困難，遺漏了的一定很多，尤其因為部份鑄字、刻字工作，未能考究字形，離奇的異體大有越來越多之勢，實在也無法全面掌握；至于鉛字八十八盤裏需要調整合併起來的異體，縱有挂漏，也一定很少了。有極少數的字已是完全失了用途的，本可以不必列入，但既在八十八盤之中，只好一併處理。

調整合併的基本原則，在上文逐條的說明中已經提到，總括起來說，有這樣三方面。

（一）在結體方面，要求比較有規律、并且容易看得出它的規律性。按傳統的說法，古代造字的基本原則有所謂「六書」（像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轉注），可是比較造得晚些的漢字幾乎完全是形聲字。這一發展是有充份理由的，因為這種結構方式對讀音、解意、認形都比較有好處。要求有規律，就是儘可能利用這種結構方式。此外，就字盤所有儘量做到簡單易寫。（二）在標音方面，要求比較明確淺顯。漢字異體的紛歧，有一個積極性的原因是採用新聲符來替代已經失效的舊聲符。「蟻」字从「豈」作「螳」，「証」字从「登」作「證」，在當時是適用的，到了後來，儘管罕用字、如「訖」「澄」等，還

沿用舊聲符，這些常用字就一定按照要求明確淺顯的原則來換上新聲符，造成新字形。我們應該接受這一原則。（三）在含義方面，只要不致發生誤會，不致妨害語言的精確性，就讓一個形體有較豐富的含義。這就是適當地運用「假借」。从前寫文章多用單音詞，而且只要人看得懂，不求人聽得懂，所以一義一形，弄出許多不必要的紛歧，現在用單音詞較少，文章總要求念出來一聽便懂，一形數義（尤其是那些類通的概念），在表情達意令人理解上決不會發生困難。而且一字多義，也不僅漢字如此。

這些原則指朝一個方向：從實際需要出發來總結前人在文字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一些經驗。這些經驗，大體說來，屬於封建統治階級及其幫兇幫閑者的往往總是腐朽的、消極性的、有害的，屬於人民大眾以及為他們服務者的就基本上是進步的、積極性的、有益的，但是其中也有粗疏的、凌亂的和含混得妨害了語言的精確性的部份。我們今天總結這些經驗，就要善于識別，善于斟酌，善于揚棄。

在這裏，我們試作了一番努力，希望儘最大限度來把漢字簡化，特別是從數量上來簡化。所以統一合併起來的不僅是那些讀音含義完全相同只有結體不同的異體，還有其他讀音相同、含義却只部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異體，還有其他含義大體相同、讀音却有了轉

變的異體。後兩種，可以叫做「準異體」。第二種準異體，像「塵」對於「雷」、「蹣跚」
「踟躕」等等對於「彳亍」便是。前一種準異體，內包很複雜，大體可以分做下列各類：
(一)不必要的區別意義的不同的字，如「饑」「賄」「惟」「矇」等等；(二)意義雖
有分別、形體上却無須區別的不同的字，如「焦」和「砲」、「萍」和「蘋」等等；(三)
無須分立的名詞字或動詞字，如「簪」和「籤」、「釦」以及「搆」「搾」「搥」「擄」
等等；(四)不必要的加意符字，如「樑」「荳」等等；(五)因連用而引起類化的換意
符字，如「飆」「輶」「輶」等等；(六)不必要的狹義字，有些竟是成語專用字，如「癥」
「瘕」「駟」「鋌」等等；(七)通常都用借用字的物品名目，如「菸」「蓆」等等；
(八)筆劃繁難的借用字，如「纔」「筱」等等；(九)借得了簡體(別字)替代的繁難
字，如「喫」「蟲」「臺」等等；(十)有害無益的別字，如破壞意符的規律性的「歛」、
歪曲含義的「璜」等等；(十一)和必須分立的兩個(或以上)字分別同義的兼差字，如
「疋」「撲」等等；(十二)爲了譯音旋造的字，如「啡」「嗶」等等。我們的工作不單
是就形論形地一味只求筆劃的減少，同時，還照顧到其他兩個原則：聲符和意符的明確
化，字音或字義類通各字字形的系統化。

這樣簡化漢字的做法，既和「基本漢字」④的做法不同，也和「代用辦法」⑤不同。這裏絲毫沒有像「基本漢字」那樣人爲地矯揉造作語言的缺陷。凡是實際語言裏存在的詞彙，我們一定讓他能够音對音地記錄下來，讓他有一定的書寫符號。例如這裏取消了的「霽」「屢」兩字，「ㄉㄣ」在語言裏是活生生的詞彙，不但不容許取消，並且也不容許歪曲，我們就只拋棄了那用途很狹（不能單用）的笨重的形骸，却把這一詞彙記錄得更形象生動了。這裏也絲毫沒有像「代用辦法」那樣人爲地生硬擴張字義的缺陷。我們也適當地運用「假借」，但是完全不忽略語言文字的精確性。例如「句」本就是「勾」，這裏却依舊聽它們分立，因為無論從讀音上或從含義上都是有區別的必要的。「勾」和「鈎」，按動詞名詞通用的原則本也可以合併起來，但是因爲「勾當」「勾留」等字都和「鈎」通融不得，也就照樣聽它們分立。不但如此，單純屬於字形的必要的區別，也受到照顧：那套防止塗改的大寫數目字是我們人民日常經濟生活上刻不能離的，除了「肆」「伍」「陸」「拾」是另有用途本不容合併的外，「壹」「貳」「叁」「柒」「捌」「玖」等字也沒給併進各個相當的普通數目字裏去。

一句話，這裏只是把一般的文字習慣有理有利有節地加以鞏固和發展。我們希望通過

這一工作把漢字的繁雜程度儘量減低，使它對我們少發生一些困擾，使它便于使用、便于學習，適合大眾的需要。自然這是最終目的；現在，初步地，還只能希望通過這一工作來顯示漢字簡化的可能性，引起大家在用字時，自覺地排除那些傷人腦筋的紛歧的異體，因而促使最終目的早日達到。從一九三八年，這樣的整理漢字的調查研究就開始了，一九三九年，應「藝文印刷月刊」編者約，寫過一篇「試談中文字架問題」●。一九四〇年，這些整理的原則又給寫進另一篇●。去年冬天起，血壓過高和神經衰弱困得我動彈不得，利用病發的間隙斷斷續續地把原有材料補充寫定，今年三月，病勢更重，只好擱置。近年來漢字改革問題又鄭重提出了，我應該在醫師認可下及時提供我的簡化草案。這裏并無個人自作主張的奇想創見，但是這是一件複雜的大事情，哪些文字習慣要加以鞏固，哪些要加以發展，哪些却不要，常常因為牽涉很多不容易考慮得周密、處理得四平八穩。在試做這番歷史經驗的總結工作當中，個人理解不周，腦力又差，一定有許多未盡妥善的地方，歡迎語文學者、識字教育工作者和鑄字、印刷等工業先進工作者同志們多多指正！

●這粗略的估計，也有一些數字的根據。我們曾經用「中華大字典」材料作過這樣的統計：

「土」部

| | | | |
|---------|-------|----------|-------|
| 三——五劃 | 共10字 | 內有異體1字 | 約佔10% |
| 六——一〇劃 | 共208字 | 內有異體88字 | 約佔33% |
| 一一——一五劃 | 共309字 | 內有異體82字 | 約佔27% |
| 一六——二〇劃 | 共83字 | 內有異體38字 | 約佔41% |
| 二一——三九劃 | 共28字 | 內有異體15字 | 約佔54% |
| 全部 | 共649字 | 內有異體205字 | 約佔32% |

「水」部

| | | | |
|---------|--------|----------|-------|
| 四——五劃 | 共23字 | 內有異體5字 | 約佔22% |
| 六——一〇劃 | 共47字 | 內有異體38字 | 約佔21% |
| 一一——一五劃 | 共723字 | 內有異體144字 | 約佔20% |
| 一六——二〇劃 | 共325字 | 內有異體80字 | 約佔25% |
| 二一——三三劃 | 共102字 | 內有異體23字 | 約佔23% |
| 全部 | 共1590字 | 內有異體344字 | 約佔22% |

「言」部

| | | | |
|--------|------|---------|-------|
| 七——一〇劃 | 共40字 | 內有異體14字 | 約佔35% |
|--------|------|---------|-------|

一一——一五劃 共410字 內有異體116字 約佔28%
 一六——二〇劃 共337字 內有異體35字 約佔28%
 二一——三九劃 共124字 內有異體45字 約佔37%
 全部 共911字 內有異體271字 約佔30%

「走」部

七——一〇劃 共18字 內有異體4字 約佔22%
 一一——一五劃 共143字 內有異體33字 約佔23%
 一六——二〇劃 共38字 內有異體18字 約佔47%
 二一——二八劃 共27字 內有異體6字 約佔22%
 全部 共289字 內有異體58字 約佔20%

「疋」部

三——五劃 共6字 內有異體2字 約佔33%
 六——一〇劃 共162字 內有異體45字 約佔28%
 一一——一五劃 共201字 內有異體33字 約佔16%
 一六——三〇劃 共82字 內有異體28字 約佔34%
 全部 共451字 內有異體141字 約佔31%

以上五部，兩部的字以名詞為主，三部以動詞為主；三部部首筆劃較簡，兩部較繁。從這一番部份的觀察，不但可以看出異體佔的百分比有多大，還可看出：筆劃越多，異體越多，就全面來說，排除了異體，也就是簡化了筆劃；最受歡迎的筆劃數目，不論部首筆劃多少，都是十一到十五，次受歡迎的，在部首筆劃較少的字是六到十，在部首筆劃較多的就是十六到二十；同時，五筆以下的異體比六到十筆的異體一般竟是多些，筆劃越多異體越多的自然原則在這裏不適用，這一點很值得注意，對於簡化筆劃到什麼程度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啟示。

●在「字形手冊自序」裏，我曾經這樣說：「近幾十年來，有許多人打祿用別種符號來代替漢字，那種符號的構成根據了另一種原則：用字母來拼音。拼音自然比較繪畫圖形要來得方便、易學、易用。倘使抱殘守缺和諱疾忌醫是要不得的，對於這種徹底的改革，我們便該一致的接受。稍稍留心文字演進的軌跡的人們，都會具有這樣的確信：漢字的形骸終久必定被遺棄。但是，在像漢字這樣一種古老的文字，歷史的過程未必會飛躍。新文字運動者的努力的大小固然足以決定那過程的長短，但我們不能完全擺脫漢字的桎梏必定還有一個相當長度的暫時，說得具體一點，包括我們這一代，也許還有下一代。既然擺脫不了這桎梏，那末，使得這桎梏變得輕一些鬆一些，給雖不能空手空脚那樣舒適的我們也能够多少減輕一點累贅的重量，這種工作，為了一時的應用，為了最近一兩代的文字認別上的比較方便，似乎也是需要的吧。」

●現在，新聞出版業對前一工作雖然還沒有加以注意，對後一工作却有意無意地已經在做，例如北京人民日報、上海解放日報、大公報、文匯報都致採用「門」——關字、「担」——擔字，人民、文匯都採用

「灶」——「竈」字、「床」——「牀」字，大公、文匯都採用「晒」——「曬」字等等。

● 曹伯韓「關於漢字整理和簡化的各種意見」：「……洪深的『基本漢字』。由於基本字數目太少，有許多事物就不容易表達出來，尤其是不能盡量記錄口頭語言，因此有時候爲了避免使用基本字以外的字，不得不利用旁的同義語代替，或者轉圈子來說。例如拿「土」代「泥」，拿「地」代「田」，拿「村」代「莊」。沒有「妹」字，寫時得改爲「女弟」。沒有「兄」「哥」兩字，寫時可以拿「弟弟」轉圈子來說。「媳婦」必須寫成「兒子的老婆」。「夫」「妻」要寫成「男人」「女人」，或「漢子」「老婆」。除去代替法外，有些字必須用假借法，如「攔阻」必須借「欄」，「勾結」必須借「鈎」等（假借法比代替法好，但在「基本漢字」內不佔重要地位）。基本漢字如果運用得純熟，在一定範圍內還可以勉強用用，可是要拿來自由書寫自己的思想，就相當困難。文盲剛剛學好時，尤其困難。還有一點，就是寫出來的文章，有時和語言不一致，囉囉嗦嗦轉圈兒，使人覺得别扭。」李榮「漢語的基本字彙」論到「基本漢字」：「代替的原則有一個缺點，就是要勉強規定語言的說法。」

● 曹伯韓、鄭之東、張人表「介紹常用字表」：「原來常用字表初稿上……因爲朝著縮減漢字數目的方向走，採用了一些代用辦法（如「防」代「妨」，「里」代「裏」，「須」代「鬚」）。」後經修改沒有採用。

● 這篇文章裏談到字盤改革工作中的困難：「在最初實行刪併的時候，困難一定很多。排字的人不能應用舊的嫺熟的經驗，得心應手的檢出他要想檢出的字來，這是一種。還有寫稿的人未必能按照字盤裏統整了的字體寫用，他不見得寫「烟」「編」「晒」「挂」而一定不寫「煙」「遍」「曬」「掛」。一遇這種情況，如果

排版和校樣的人不知道統整的道理和刪併的情形，他們一定不敢擺脫底稿的束縛而毅然檢用統整刪併以後存留的標準字，這樣，就非忙碌于另刻新字不可了。

「這些困難就得請有經驗有思想的從事實際排印工作的同志們想法來克復。照我們外的看法，（一）把架上刪掉的字的空格依然保留一個相當的時期，標明併入某處，等到習慣于向另一處檢取時再實行撤銷；（二）在統整刪併以後存留的本字格上，標明他統整的異體，使檢字的人多把那些字的刪併的情形在腦子裏經過，深留印象，在檢視時也一目了然；（三）開辦文字常識講習班，灌輸一些統整的道理，增加理解，藉作記憶的幫助；（四）發排前先經有特種訓練的校對人員就原稿加以統整：這些似乎都可有效。

「最後，還有一個疑問：所謂繁用二十四盤和罕用六十四盤是否劃分妥當？例如二十四盤裏的「皇」「憲」「臣」「督」等字，在目下的印件書報上，比較上至少不能說是繁用。我頗懷疑，甚至于一張僅僅百數十字的廣告或傳單，單靠繁用盤都不够應用的，那末每次檢字，仍舊要三十四盤四十四盤以至于八十八盤一齊摸索到，分繁罕有何意義？而且，現在的二十四盤，所有不過千字，當然萬不够用，如能擴充至二千五百左右，則對許多普通的印件已能與取與求，不必再另檢二千五百字以外的罕用盤了。這當然僅係一回極浮汎的估計，精確的挑選是尙有待的。我想，只要注意到時代的需要和印件類別的需要便不難從事。現在的報章雜誌裏用的當然與鉛字創製初期用的頗有出入，然而也有極大部份是永恆保留在應用之中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才能規定所謂繁罕。」

●這一篇就是「字形手冊自序」，後來用「試論如何肅清錯字別字」做題目發表在「國文月刊」七十八期上。